

# 人民公仆

当代党员干部素质读本

闵凡利 / 著



廉洁公正 心怀人民  
当代人民公仆的“做官指南”  
讲述一个一心为公的“官人”故事  
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GROUP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大同公仆

当代党员干部素质读本

闵凡利 / 著



青岛出版社 |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民公仆 / 闵凡利著. —青岛 : 青岛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 - 7 - 5436 - 8234 - 4

I. ①人… II. ①闵…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3722 号

书 名

人民公仆

作 者

闵凡利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责任编辑

裴 春 E-mail: peichun1971@126.com

封面设计

乔 峰

照 排

山东水文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6 开(710mm × 1000mm)

印 张

11.5

字 数

150 千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6 - 8234 - 4

定 价

20.00 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 - 653 - 2017 0532 - 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532 - 68068629

# 目 录

## U解冻 01

---

第一章	.....	( 3 )
第二章	.....	(11)
第三章	.....	(17)
第四章	.....	(23)
第五章	.....	(31)
第六章	.....	(40)

## W天下大事 02

---

第一章	.....	(53)
第二章	.....	(58)
第三章	.....	(62)
第四章	.....	(65)
第五章	.....	(68)
第六章	.....	(73)
第七章	.....	(77)
第八章	.....	(83)

第九章	.....	(87)
第十章	.....	(91)
第十一章	.....	(95)

## N 穷局 Narrow Circumstances 03

---

第一章	.....	(103)
第二章	.....	(110)
第三章	.....	(116)
第四章	.....	(123)
第五章	.....	(131)
第六章	.....	(137)
第七章	.....	(140)
第八章	.....	(150)
第九章	.....	(155)

## C 评论 Comments

---

行走在哲理与情感之间——闵凡利论	.....	裴争(161)
------------------	-------	---------

解冻  
Unfreezing



## 第一章

西北风呼呼地刮着，风里像长了骨头，打在脸上，疼得钻心。刚走出办公室的风水乡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胡风赶紧竖起了衣领。现在已是深冬，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今年是新世纪的第二个春节。这个春节对胡风来说可有些艰难。他正打算和几个副主任商量一下过年的事，却接到了乡党政办公室胡玉主任的电话。胡主任通知他：“快点来乡里，吴书记找你有事！”

乡计生办是一个离乡大院不到一里路的院子。胡风就步行着向乡大院走去。

胡风刚进乡大院，就见胡玉朝他摆手。胡玉也是从胡家村走出来的。两人的族系虽并不多近，但五百年前在一个锅里摸过勺子。胡风进了胡玉的办公室，忙从口袋里掏出包云烟，抽出一支塞到胡玉手里，问：“二哥，么事？”胡风小胡玉两岁，一直对胡玉这样毕恭毕敬地叫。

胡玉低声说：“吴书记正在屋里急呢！”

胡风问：“因为啥？”

胡玉说：“因为你！”

胡风有点像丈二的和尚。胡玉看他那样子，心里不忍，就说：“今天吴书记去县里开会，因为冯家宝的事，被侯老板熊了个‘七级’。”

侯老板叫侯志友，是善县的县委书记。

胡风一听，心里凉了半截，就恼起前几日县计生委搞的突击抽查，抽查的是冯家村。冯家村靠着 104 国道。抽查事先一点儿风声也没有，说来就来，搞的是突然袭击。冯家村是风水乡的小康村，是善县的典型。这次抽查把冯家村村长冯家宝的老婆抓住了。冯家宝有两个女孩了，就想要个男娃，好传宗接代。当时冯家宝在市里的一家建筑公司当包工头，被村民选上了。风水乡党委组织科的和人大的找他谈话，他说我干行，但有一样，得让我生个儿。说完他感觉这样讲条件有点唐突，就又给乡里领导立下军令状：只要能让他生了儿，保证在五年之内让冯家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牵扯原则的问题。当时谈话的几个同志都不敢表态，就汇报给了党委书记吴建国。

吴书记一听脸就阴了，说：“怎么还讨价还价？计划生育是国策，提倡一胎，控制二胎，禁止三胎，这是板上钉钉的，任何人都不能违犯。大家伙选他当村长，这说明冯家村的老少爷们信任他。他如果想寒大伙的心，那就不干。我不信，冯家村选不出一个村长！”

第二天，冯家宝去了吴书记的办公室。吴书记虽不认识他，但也猜个八九不离十，因为在外面混的和在家种地的有区别，在外混的人经的场面多，不怯场，不怕人；在家种地的心里发虚，走路都溜着墙根。吴书记明知故问：“你是哪村的？找我有什么事？”冯家宝自我介绍了一下，然后把想法说了，最后说如若让他生个儿，他干村长可以不要工资，白给兄弟爷们出力，领着冯家村的兄弟爷们奔小康。吴书记说：“村民们选你当村长，这是冯家村父老乡亲对你的信任，你干不干，这是你和冯家村的事，这是一回事；你想要生第三胎，这是牵扯到政策的事，这又是一回事，这是原则上的事。这个事任何人也不会给你个明确答复。”最后冯家宝作了让步，说：“吴书记，既然你这样说了，我心里也亮堂了。”吴书记说：“只要你踏踏实实地干，保证有收获的。俗语说，好好念自己的经，少不了你的经钱。”冯家宝是明白人，吴书记一点，他也就明白了吴书记话里的意思了。

冯家宝就给自己找台阶下，说：“既然冯家村的兄弟爷们有这个心，把我当人看，信任我，我就不寒他们的心。好，我干。吴书记，我给你保证，不出三年，我一定让冯家村有个大变化。到那时，吴书记，你可要关照啊！”冯家宝把这话说得语气很重，意味深长。

吴书记接过话说：“只要你能把冯家村治理好，成为咱善县的典型，到那时候，只要我还在风水乡，咱就什么都好说。”

冯家宝自任了冯家村的村长后，冯家村的各项工作确实有起色，原来每年的夏粮征购都是全乡的老大难，都是乡里领导班子最头痛的，可冯家宝干了，年年都是先进。村里经他的手又上了三个村办企业，一个是专门给他的建安公司生产穿线用的塑料管厂，一个是楼板厂，还有一个是阿胶厂。楼板厂和塑料管厂投产一年就全部收回了投资。现在，三个厂的效益都不错，特别是阿胶厂，产品都走出国门、打到国外去了呢！

有了钱，冯家宝的底气足了，办起事来也都能干到领导们的心口窝去。有一次，在酒桌上，冯家宝又提出想要第三胎的打算，当时，吴书记没说答应，也没说不答应，只是跟冯家宝说：“家宝，无论如何，你得支持我的工作。”冯家宝是明白人，他明白吴书记这句话里包含的意思。可谁想到，再过个把月就临产的老婆去代销店买东西，被突击抽查的县计生委的人抓去了。冯家宝开着车子来找胡风，两人便去了县计生委找王主任。王主任是有名的倔脾气，一点儿面子都不给。想想从前，王主任来风水乡，哪次让他空手过？胡风越想越气，就和他吵了起来。

胡玉说：“吴书记火大着呢！你可得注意点。”胡风想了想，说我知道了。

胡风来到吴书记办公室门口，整整衣服，长吸了一口气，然后敲门走了进去。吴书记正在打电话，见他来了，只是用手指了下一旁的沙发，就接着打电话。电话里说的是贷款的事。看样子不好贷，吴书记几乎拍桌子了。吴书记一向文质彬彬的，胡风从没见他这样火过，只听他说：“老张，这个钱就这样定了，你明天给我送过来，我只用两个月，到时候不论想什么法，就是扒袜子卖

鞋、砸锅卖铁也一定还你！”说完就扣上了电话。

胡风等吴书记喝完一口水后问：“吴书记，找我有事？”

吴书记说：“没事我找你干什么？”

胡风不吭声了。吴书记边整理桌上的文件和报纸边问：“这两天，你忙什么了？”

胡风说：“就是忙冯家宝的事，光顾着和上面交涉了。”

吴书记问：“交涉得怎样了？”

胡风明白吴书记已知道结果了，这是在明知故问，就说：“不怎么样。王主任说，坚持按政策办。”

吴书记听完后说：“你会办事吗？求人办事就得当孙子，你怎么觉得自己腰上有膘似的？为什么和王主任吵？”

胡风说：“王主任来咱风水乡，咱哪次没让他高兴而归？求他办点小事，就摆那么大的架子，打那么大的官腔。我看不过！”

吴书记说：“王主任把这事捅给了侯书记。在今天的全县党委书记会上，侯书记点名批评了咱风水乡，并要在全县通报批评。你可好，偷鸡不成反惹了一腚的骚。”

胡风没想到事态发展得这么严重，吓得不敢再多说话，额上也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吴书记说：“这次全县抽查，咱风水乡暴露出的问题最多，被列为倒数第三。你们可真有能耐，我带着大伙拼死累活地干，到头来竟被计划生育这一票否决了……”吴书记越说越气愤。正在这时，门突然开了，乡教委万主任的脑袋探了进来。

万主任叫万乐意，他摆着一副苦瓜相，一点也不乐意。万主任一脸愁容地说：“吴书记，教师的工资啥时发呀？再不发，他们要上访了！”吴书记说：“这个事你去找刘乡长，财政他分管，发工资的事你找他。”胡风一看，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就想脚底下抹油——溜了，忙说：“吴书记，要不你先忙，我以后再来。”吴书记说：“你先老实地给我坐着。今天你不是光来挨剋的，还有别的

事要你做。”然后转向万主任，说：“老万，工资一定会发，只是现在钱一时周转不过来，再过两天行吗？”老万说：“吴书记，我今天是代表全乡 200 多名老师来的。你要不给，我就不走了。”吴书记一看老万真的坐下了，大有不给钱就不走的劲头，就问：“找刘乡长了吗？”万主任说：“刘乡长说他那儿一个儿子也没有，叫来问我，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吴书记一听，那个气呀，心想，刘长柱啊刘长柱，你把难踢的球踢给我，我再踢给谁呢？转念一想，不能跟他一般见识，要以大局为重啊！再说，他到风水乡，刘长柱是有一肚子的想法的。

刘长柱是风水乡土生土长的，原先在乡文化站干临时工，后来工作出色，被提为站长，再后来到北京进修了两年，回来后赶上文凭吃香，参选了副乡长。副乡长干了三届才把“副”字拿掉，本以为也该照顾个书记了，不然就没机会了，可谁想到，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县委调研室主任吴建国来风水乡当了书记。真正调个岁数大、级别比他高的也好说，可谁知这个吴主任才三十露头，文文弱弱的一介书生。刘长柱心里极不平衡，在工作上表面上看说得过去，可背地里尽给吴书记出一些难题。就说教师工资吧，已近半年没发了，他也不想方设法去筹钱，反而把这件难缠的事推了过来。如若跟他说起这些，两人的关系准得僵。吴书记想，你自己没能当上书记，怨谁？怎么不从自己身上找缺点？不从自己作风上找不足？再说了，我吴建国来风水乡，是组织上决定的，你有什么意见找组织说去。反过来又一想，何苦呢，工作又累不死人，多操些心就有了，谁叫咱是风水乡的一把手呢？咱不操心谁操心？

吴书记看着坐卧不安的胡风，就说：“胡主任，冯家宝的事你不要再插手了，事情只会越弄越糟。流产就流了吧，没办法的事。以后再说吧！这次我想问一下，咱计生办还有多少资金？”胡风一惊，忙问：“吴书记，出了什么事吗？”吴书记说：“没什么事，只是随便问问。”胡风想，有钱得往少里说，马上快过年了，弟兄们跟着我干，担惊挨骂的，不易，就说：“现在总共还有 5 万多块，想打算过了年买辆客货车，不然一有什么集中检查活动，光租车开支也不少。还有一些欠账，现在还没还，估计最少也有五六千块，主要是打印材料、办公

用品什么的,有半年多了,一直没还呢!”

吴书记竖了竖眉目,说:“不止这么少吧?据我估算,你们那儿最少还得有8万。”胡风说:“吴书记,哪有这么多!你不记得了?前几个月我们往乡财政交了4万多。”吴书记“哦”了一声,算是想起来了,说:“这样吧,你们那儿的车暂时先别买了,经委不是闲着一辆客货车吗?那辆车我让经委修理好,给你们用。”吴书记呷了一口茶,继续说道:“胡主任,今天万主任来了,你也看到了,老师的工资近半年没发了。你是知道的,老师本就够清苦了。”吴书记说到这儿,顿了一顿,然后加重语气又说:“咱穷什么也不能穷教育,咱穷什么也不能穷老师。党委的意思是,把经委的车给你们,把你们买车的钱拿出来,不要多,只要4万,先把欠老师的工资补上。”

胡风把头低下了,他知道吴书记让他来的目的了,敢情是冲着他的那点小家底呀!

吴书记一看胡风动开了脑筋,知道有门,就从桌上抽出一支烟丢给他,然后说:“胡主任,关于咱乡没有得到先进的事也不用往心里去,以后不管干什么事,都要多动一下脑筋,多想一下后果,不能办事光站在自己的角度,要站在全乡的角度考虑问题。”

胡风明白,吴书记这是在暗示他呢!他知道,这4万块钱想留住已没多大可能了,因为领导的眼睛已经盯上了。领导只要盯上的东西,趁早别和他争,胳膊拧不过大腿。既然肯定留不住了,那还不如早做。胡风想到这里,清了清嗓子,痛快地说道:“吴书记,既然党委有这个意思,我也不争了,我无条件执行。但是,我有一个请求,想和您说一下。”

吴书记说:“你说吧。只要请求合理,咱就商量着办。”吴书记没想到胡风这么爽快地答应了,口气缓和了不少。

胡风说:“要过节了,上面的各个部门我们都还没走访呢!能不能给我留五千?不然,今后的工作更得有麻烦。”

吴书记想了想说:“好吧,就给你留五千,剩下的三万五,两个小时后,你

负责把钱交给刘乡长。”说着，他拨通了刘乡长的电话，电话没人接。万乐意说：“在团委欧阳书记屋呢！”吴书记又拨通了团委的电话。电话通了，吴书记问：“刘乡长在你这儿吗？让他接一下电话。”

刘长柱接过了电话。吴书记问：“刘乡长，你怎么跑团委来了？”刘长柱说：“找个地方躲要账的。我现在真成杨白劳了。”吴书记说：“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有点事，想跟你商量一下。”刘长柱说：“好，我马上过去。”

吴书记放下电话，对万乐意说：“老万，今天下午你先过来拿这三万五，剩下的35万，你明天下午来拿，好吗？”

这时刘乡长进来了。刘乡长梳着平头，显得很干练、很精神。他看到万乐意和胡风也在，大大咧咧地说：“二位也在呢！”然后解释：“这两天要账的多，屋里坐不住了，我找个地方躲着去了。”吴书记想，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怪不得人们说做贼心虚，这是心虚呢！万乐意和胡风忙抬腚起身说：“刘乡长，你坐你坐！”

刘乡长在吴书记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了。吴书记丢过一支烟，说：“刘乡长，你那儿还有多少钱？”刘长柱笑了，说：“还有不到一百块钱。”说到这儿，刘长柱苦笑了一下：“银行的账户上只有这点钱了。老万，你刚找我，我不是把家底给你看了吗？”

万乐意苦笑着说：“是啊是啊！”

吴书记问：“刘乡长，又找你那个表兄了吗？”

刘长柱说：“别提了！我找了，他说咱以前欠他13万还没还呢！什么时间还上，什么时间再贷给咱款。不然，就甭涉及这个话题。”

吴书记一听没戏，对刘长柱说：“刘乡长，我给胡主任说好了，他过一会儿送三万五过来，然后你直接安排财政所的老黄让他拨给教委。”

刘乡长说：“好！你怎么安排我怎么办！”

吴书记把脸转向万乐意说：“万主任，这样吧，这三万五你先发着，剩下的我最近两天给你筹齐。但有一样，你得保证让老师们不要闹。”

万乐意说：“吴书记，只要把钱发了，老师们谁也不愿意多找事。你就放心吧！”说完他起身向门口走去。站在门口，他又转过身说：“我下午就来拿钱，不用拨了。”吴书记点头：“行，你放心吧！”万乐意高兴地走了。

吴书记目送万乐意离去后，吩咐胡风：“你现在就回去，把钱尽快交到财政所。”好像不放心，他又打电话把财政所的黄大发所长叫来了，说：“老黄，你跟胡主任去计生办取钱，坐我的车去。”

老黄和胡风走了。刘长柱看了一眼吴建国，说：“吴书记，把这个节过去，最少还得 50 万呢！”

吴建国皱了皱眉：“经委那边该上缴的 10 万过来了吗？”

刘长柱说：“没有。到现在连他们一分钱也没见呢！洪主任躺在医院里，咱们也该去看看啦。”洪主任叫洪玉峰，是经委主任，四十六七岁，前段时间查出患了肝癌，现正在县人民医院治疗。

吴建国：“是，也该看了。不行明天上午咱们去一趟吧！”

刘长柱：“行。”

吴建国又问：“经管站那边到底还有多少钱？”

刘长柱：“我只留了 5000 块，以备万一。”

吴建国没作声。

这时，黄大发回来了。

吴建国：“取来了？”

黄大发：“取来了。”

吴建国：“下午按我说的办，把钱全给教委。”

黄大发站在那儿不走。

吴建国看了看他，说：“有什么事吧，老黄？”

黄大发：“吴书记，咱能不能留 5000？快过节了，咱乡财政所不能一分钱没有啊！”

吴建国知道他话里想说的是啥，考虑了一会儿说：“先给老师吧！现在是

特殊时期，稳定压倒一切！”

黄大发没有吭声。

吴建国：“咱们的工资再等等吧，我刚才和县工行的张主任说了，让他给筹 50 万。现在，咱们就等这 50 万了。”

黄大发：“是啊，有这 50 万，咱就好过了。”

吴建国猛然想起，该给冯家宝打个电话了。

他刚要拨电话，电话铃响了，响得很急促、很刺耳。吴建国拿起电话一听，是妻子梁新珠打来的。黄大发看着吴书记接电话，突然就见吴书记的脸猛地煞白，人一下子呆在那。黄所长知道，吴书记家出事了。

## 第二章

吴书记家真出事了。

放下电话，吴建国忙打开抽屉，一看钱包里只有不到 50 块钱，就给办公室打电话。胡玉在。

吴建国：“胡主任，你去帮我借 2000 块钱，越快越好，我有急用。”接着便迅速收拾东西。

刚穿上大衣，胡玉气喘吁吁地过来了，手里拿着一沓钱，说：“吴书记，这是 3000 块，你先拿着，不够再给我打电话。”吴建国接过钱便夹起包往楼下跑。

吴书记办什么事都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的，可这回风风火火，与平时判若两人。胡玉知道，吴书记家里一定出大事了。

吴建国下了楼就往车里钻。司机小柳忙跟了上来。等小柳发动起了车，吴书记说：“去县中心人民医院！”

赶到医院时，正是下班的时间。人来人往的，吴建国慌里慌张地往里走，这时有一个人叫了声“吴书记”。吴建国没听到。那人又喊了一声。吴建国以为叫别人呢，没应。那人又喊：“吴建国书记！”吴建国这回听清了，四下寻找，见是冯家宝。吴建国说：“我当是谁呢。”

冯家宝：“你怎么来了？”

吴建国知道他误会了，忙岔开了话题：“上午给你打电话，你怎么没开机？”

冯家宝：“烦！关了！”

吴建国：“弟妹怎么样了？”

冯家宝：“昨天上午打的针，今天早上生的，是个男孩。”

吴建国忙问：“哪个病房？”

冯家宝：“妇产科 308 室。”

吴建国说：“我一会儿过去。”

冯家宝：“不了，我们正要走呢！”

吴建国：“别走这么急啊，让弟妹恢复恢复！多住两天吧！”

冯家宝看他心急火燎的，就问：“有事？”吴建国说有事。冯家宝本想找他说点什么的，一看这样索性作罢：“唉，我是绝户头的命，不说了。”

吴建国拍了拍冯家宝的肩：“别当成个心事，慢慢会好的。”然后又抬腕看了一下表，说：“我还有点儿急事，咱过会儿再说吧！”

推开内科 217 室房门，吴建国呆住了。医生正慢慢地给他父亲盖上白布。吴建国忙跑了上去，叫了一声“爸”，便双膝跪下了。他慢慢地掀开隔断老人与他的那层布，深情地看了爸爸最后一眼。爸爸的表情很平静，还是像从前那样慈祥，只不过皱纹更深了。吴建国知道，这深深的皱纹里藏着父亲对他绵绵不绝的爱和深情的期盼。

吴建国是个孤儿。他还在襁褓中时就被吴玉山收养了。吴玉山当时是